



起诉恶首江泽民 退出邪党 走向未来

【明慧网】在过去十六年中，在中国大地法西斯式的极权统治和疯狂的迫害修炼真善忍好人的运动，都是江泽民一人发起的，江泽民集团非法调用国家机器，以盖世太保式的 610 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其祸之烈也延伸至世界各地。且不说过程中无端造成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无数惨剧，与劳教所、洗脑班、监狱等非法关押场所内的种种酷刑，仅仅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出售牟取暴利，就使得当年的纳粹也都望尘莫及。从古罗马尼禄迫害基督徒的教训早就向我们证实了正法正信是坚不可摧的，而迫害者终将亡国的下场。

仅在明慧网上发表控告书可以看到，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是这个社会的脊梁，他们中就有中共内部的高层干部，企业家，艺术家，还有当年的莘莘学子……



起诉江泽民，是要让全国人民看清江泽民的邪恶嘴脸，以及在迫害法轮功中的愚蠢和凶残，迫害之烈，甚至超出任何人的想象。

起诉江泽民，是让助纣为虐者，看到作恶者的最终下场。也许出于无奈，出于保住自己的饭碗，

也许是为了赚钱，但是请记住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一点在人类历史自始至终也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

起诉江泽民，是给无知或被动参与迫害者一个赎罪的机会。在无知中，在要挟下，出于惧怕，或者出于权势，无论什么原因顺从了邪恶，迫害了法轮功，或者默认了迫害，对法轮功的任何不敬都是罪。这个罪是江泽民带给人民的，那么，要消去此罪恶，只有每个人自己行动。

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养活了这样一个为万人唾弃的江泽民呢？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害死了中国八千万善良的无辜民众。为此，中国人都要为自己的将来想一想吧。如何不被这个即将被推上历史审判台的江泽民拖入地狱。

但愿中国人民能识正邪，惩恶扬善，人心归正，五千文明能早日在中华大地复兴！文/归正

吉林农安县合隆镇警察朱立的恶行

吉林省农安县合隆镇派出所所长朱立，身为一方警官，应保一方百姓平安，可是朱立不然。镇政府某领导的儿媳被害死二、三年了没抓住凶手；合隆高中于姓女学生突然失踪，几年过去了，至今没能破案；某年秋冬农民的柴草垛被人为放火，大白天入室盗窃时有发生，朱立却无能为力。

但是朱立对手无寸铁、善良老实的法轮功修炼者却极尽所能的迫害，骚扰、非法抓捕、绑架、拷打法轮功学员，送拘留所、逼迫签字、勒索钱财、非法抄家，使几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或判刑。

据不完全统计，二零一五年上

半年，朱立带领警察以各种借口将四名法轮功学员送到农安县拘留所，有的人身体被朱立亲手暴力殴打，至今仍然疼痛。被绑架到派出所签字的有三人。

进入八月份，朱立带人到法轮功学员家上门骚扰十几次，抄家五人次（抄走大法书籍、电脑等物品）；绑架到派出所强迫签字的有五人，其中三人是不炼功的常人，非法送到农安县拘留所的有五人。其中一人是某法轮功学员的妻子，朱立说：“让你男人来换你回去。”更有甚者，朱立要非法抓捕的某法轮功学员不在家，竟把来串门的姐姐（常人）抓到派出所……

正告朱立和所有执迷不悟仍在追随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警察们：赶快悬崖勒马，赶快醒悟，及时弥补给法轮功学员造成的损失，

善待法轮功学员，生命才有美好的未来。否则薄熙来、周永康、“610”（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头子李东生的下场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

朱立电话：15904408278



合隆朱立

两次被非法劳教 吉林省农安县李延民自述遭遇

我在读吉林省农业机械化学校期间，经历了脑垂体瘤开路手术，术后身体状态不好，两眼流泪、胃积水、颈椎痛腰痛等，于是停学在家休养。1996年正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不到半年，所有病症都不见了，身体越来越好。而且自身许多不良嗜好、脾气秉性彻底改掉了，用“真善忍”标准来要求自己，善待他人。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当地派出所，村委会对我家骚扰不断，多次要挟我在“不炼功、不上访、不串联”的所谓保证书上签字，我感到压力很大。

第一次被非法劳教

2000年12月9日，我去北京上访，向政府反映我们修炼法轮功受益的情况。结果我被绑架到北京附近的派出所，当天转到房山县公安局拘留所，两天后，长春驻北京办事处人员又把我铐上手铐，劫持到农安县公安局，有警察把我身上一百四十多元现金抢走了，同时向我父亲勒索去北京回来的路费。我在农安拘留所被非法关押两个月后，又被劫持到九台饮马河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

我在教育队被强制学习劳教所的所规所纪，五要十不准，强制我看诽谤法轮功的书籍，录像。我每时每刻都被包夹看着，连上厕所也不离开。由于劳教所的潮湿环境，有个阶段我的手指，脚趾，屁股及大腿根部长满了疥疮，钻心难受，就是这样还被强制坐小板凳。我在五大队（后勤）时，整天被强制劳动，背沙子，刨鱼池，用铁锹翻地，用人拉犁趟土豆子等。有个叫李晓飞的副科长，把我叫到办公室用电棍电我（因我们集体绝食），直到我同意吃饭为止。有个叫王伟的队长，有一天他喝了很多酒，把我叫到办公室用电棍电我（因我拒写五书），用脚踩着我的身体，直

到电棍没电才停止，当时正好有个姓司的狱警（伙食科）进来看见。当我在劳教所两年期满的时候，因我不写五书，又给我加期四个月，送入严管班迫害，不让睡觉，队长张新用电棍电我颈部。

在九台劳教所的两年零四个月时间里，度日如年，身体状态极差，承受力达到极限，眉毛几乎掉光，精神恍恍惚惚，差点崩溃。

第二次被非法劳教

2009年4月11日清晨，我正在室内炼功，突然闯进来自称农安国保人员，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抢走我当时正在炼功的手机，把我和妻子及我母亲强行推上警车，在农安拘留所共同关押半个月后，我母亲被放回家，我妻子吕紫薇被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我被劫持到长春朝阳沟劳教所迫害。

该劳教所与所外一家造纸厂联合，一车一车的纸拉进来，法轮功学员及其他犯人把这些纸页子折叠成书后，再搬运回车上拉走，楼上楼下来会搬，上下楼都困难。狱警高志禄在我出所前恐吓说：你要不“转化”，出了劳教所就把你送到洗脑班，不“转化”再劳教。

各种迫害、骚扰不断

在我去北京上访的同时，烧锅镇政府人员张仁、大队书记李占林、会计于成恩、治保主任张学伟到我家，把我2000年5月14日结婚时所买的彩电、冰箱、单放机都拿走了，他们还把我父亲家的老黄牛也牵走、卖掉。

2003年4、5月份，我从九台劳教所回来后的一天中午，突然农安国保人员闯进我家，问我都跟谁说了老牛、冰箱、彩电等被拉走的事，我告诉他们，周围的人都知道，谁问都说。后来他们把我拉到当地派出所做了笔录，才让我父亲把我接回家。

2008年奥运前，本村队长儿子来我家找我，让我到治保主任那去签个保证书，并恐吓说不去签字就报告派出所。后来村治保主任到我家敲大门，我没开门。老父亲知道后，到队长家替我签了字。这我才躲过一难。

2011年4、5月份，我与母亲从地里刚回到家，一群农安国保人员闯进家，说了一句“上边说你炼功”，就开始翻东西，最后什么也没有找到，最后一个领头的说：

“你还炼不炼法轮功了？”一连问了好几遍，我也没有回答。领头的气急败坏地说：“要炼就到拘留所炼去。”说完两个便衣过来架着我的胳膊要把我架走，这时领头的接了个电话，最后丢下一句话：“只要接住一个举报电话，发现一张传单，就把你抓走。”说完便气呼呼地走了。

2001-2003年期间的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派出所所长李震及警察李占春闯到我家，用警车拉着我母亲去找到我妻子吕紫薇，然后把我妻子关入拘留所。

2003年，我从劳教所回来不到两个月，我妻子在农安打工时遭人恶告，被绑架到农安拘留所，后又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头几年每两会前或其他敏感时期，当地派出所片警及大队治保主任就到我家来骚扰，有时晚8、9点钟，有时甚至是半夜，片警突然敲门，看我在没在家，出没出去。

由于我家被多次骚扰抢劫抄家迫害，给我母亲精神造成巨大压力，她身体也受到严重的伤害。◇

